

幽怪詩譚目錄

卷之四

雨後佳期

廢宅青藜

伏氏忠烈

侍御純孝

誤認天台

田器傳神

狀元天榜

古驛八靈

婦蓋翁愆

兵殃預定

西湖乩異

佳節尋幽

幽怪詩譚卷四

西湖

碧山卧樵 纂輯

相菴居士 評閱

雨後佳期

成化間浙湖烏程縣有倪老者家極殷富生子昇平
十六歲儀容俊雅學問淹貫已補邑庠博士弟子員
尚未婚配室西有一園極大樹木森茂頗極幽雅構
屋數椽昇日夕讀書其中偶當春暮天氣乍炎日已
卸西昇散步林木披襟遣興忽狂風驟起拔樹飛砂
頃刻間陰雲蔽空大雨如注昇亟返室危坐因誦秋

風壯羊角春雨奮龍頭之句頃臾雨止忽聞房櫳啞
然有聲昇起視之見一女子年可十七七蛾眉淡掃
粉黛輕勻妖嬈勝洛浦之仙姬窈窕邁陽臺之神女
目昇檢衽再拜昇怪而問其故女曰妾之弊廬去此
不遠因出探親為雨所阻誤避君室有玷斯文不勝
慚愧昇悅其貌不能定情揖女就坐批之曰素無紅
葉之約乃有綠綺之奔不審蕭葭有倚玉之緣乎女
拂然不悅遽欲辭去昇固留之女怒曰妾與君雖屬
比隣素非瓜葛君出言唐突如此豈不自愧爾云紅
葉之約以韓翠萍比妾尚或庶幾綠綺之奔以卓文

君比妾抑何舛謬昇再三謝罪自咎失言女始回嗔
謝田不羈之事亦書生常態耳何足介意生久眉目
送情興不能禁昇徐起闔扉女若佯為不見昇因徐
徐焉樓女求合女始力推後亦佯拒昇強解衣就榻
女未破瓜含羞欲避郎方嬖色逸興遄飛起金蓮而
靈犀暗度舞蝶偷忙開玉股而花蕊親嘗遊蜂酣暢
二姓之好未通三生之願遽協女起謂昇曰妾重君
文學之士輕棄千金之軀慎勿漏言以污清節妾從
此當往來無間矣昇感其繾綣以死自誓由是旦去
暮來殊無間阻一日昇固問其姓氏女復怒曰噫足

一片心

人斌媚動

知郎君之薄倖矣若知妾姓名萬一洩漏則父母以
妾為何如人親戚以妾為何如人鄉黨以妾為何如
人妾之含羞冒恥踰牆以從君者實冀君子始終不
渝若不背前盟妾將忍死以待終永侍君之箕箒耳
昇德具言亦不復問昇嘗以乏用為憂女即出金簪
與之一晚昇與女對酌窓下月光透戶宛如白晝昇
女交股接唇綢繆送酒女坐昇懷朗吟二律其一曰

窓掩蟬紗怯晚風

疎桐垂影曲房東

自憐幽谷無春到

誰信藍橋有路通

藥玉林擎鸚鵡綠

團金帶束荔枝紅

十年一覺繁華夢

羞見青銅兩鬢蓬

其二曰

斷夢行雲會晤難

翠壺銀箭漏初殘

鴛衾捲繡香猶在

雀扇題情墨未乾

滿院落花春事晚

一庭芳草雨聲寒

機中幾字迴文錦

安得夫君一笑看

吟畢邀昇繼和生以不能辭昇女交往將及歲餘父
母怪昇形容憔悴舉止乖張心竊疑焉詢其由莫得
父謂昇母曰昇所居幽邃恐不能無外情吾當密伺
之是夕父穴壁而窺但見昇或起或坐或笑或語初

若有人熟視罔見父審其為妖惑也令人往杭州
請何法師祛遣師至視之曰妖氣重矣即到紫霞觀
中設壇捕獲云崇在後園牆下法師仗劍至園命人
開掘果於牆下得人骨尺許微動師飛劍砍之中流
鮮血乃焚其骨於郊外人問其故師曰此少女骨也
因私情而歿精魂未散故成崇耳今取人精血漸漸
成形則白晝飛昇人不能制矣倪老重謝何法師昇
亦尋愈

廢宅青藜

易州儒生梁棟字大材家甚貧苦志讀書金天會二

十年燈
大腕跡
螢憲者
當敵禮
之

年得一廢宅暫居焉遷徙之後雖在陋室攻苦益力
即隆寒盛暑晝夜不輟是年夏月讀書至夜分見六
人屋後至各持一燈明朗如晝棟鶩起曰列位何人
何以深夜至此六人揖曰予輩皆熱心人久韜光未
試今聞君子在此銳志用工特貢燈火助焚膏以繼
晷棟揖謝而坐乃徐言曰僕中鎖乏人薪水俱缺苦
無茗供奈何奈何六人笑曰且待隣家新火再乞與
君未遲一人曰予輩忝斯文一脉今文士在坐且輟
清談各賦一詩以言已志一人曰予韓敬木也吟曰
韓公八尺太高強
二尺相親便且光

不避膏油從潤澤
用來提挈明時出
富貴他年應不棄

每承燈火自瑩煌
舍則拋離暗處藏
綺筵移上照壺觴

一人曰予竹明龍也吟曰

堂虛圓薄更輕清

信是良工巧結成

外面千窓雖障隔

中心一點獨光明

月華寒映白雲母

霞彩暖含紅水晶

幾度玉樓春宴罷

照歸紫陌夜三更

一人曰予書用光也吟曰

窓下銀缸一尺長

終朝伴士習文章

且除利
鎖名韁

煌煌照徹千行字

燦燦燒來一寸光

焰吐每因篝夜雨

花開不為媚春陽

當時映雪囊螢者

好結芳隣過孔堂

一人曰予僧以明也吟曰

一點長明古佛前

沉沉紺宇夜如年

紅光吐滿琉璃碗

絳焰開成菡萏蓮

爍破冥途宜進步

照通法界好參禪

老僧坐對更闌後

誦遍楞伽尚炯然

一人曰予蜀大炬也吟曰

崖竭融成一片銀

數枝流出最圓勻

淚流滴滴如愁夜

花結煌煌不待春

照徹綺筵斟酒客

相親絳帳讀書人

唐朝聖主多嘉會

猶把金蓮賜近臣

一人曰予漁元亮也吟曰

一點松膏夜似年

紅光映水水如天

幾燃暗雨經嚴瀨

長裊寒煙過渭川

波底照殘紅鯉躍

沙邊驚起白鷗眠

孤舟有客推蓬玩

疑是流星粲爛然

亡人吟畢棟逡巡謝曰念某志切囊螢心懷鑿壁得

蒙垂顧分我餘光幸燭大之未息當寒爐之復燃亡

人咸曰君十載螢窗三冬雪案揚光吐焰行有日矣
不幾為予輩生色哉珍重珍重言訖眾皆散去不知
所之棟後學業大進登進士榜

伏氏忠烈

南宋時襄陽伏節字天常世爵後也雖隸武弁雅好
文墨居恒手一編不釋且性極孝友早年喪母繼母
全氏亦有賢德生一子曰伏羲字天彝少節十齡兄
弟如同胞友愛甚篤初襲父爵節讓於弟母召節諭
曰家事任長此定理也汝欲敦友于適以背天倫不
可以訓勿得固避節不得已而從之後累陞襄陽統

制蒞任後嚴斥侯脩器械齊軍伍莫不井井有法德
祐元年春元將伯顏領兵入冠軍迫淮安天下岌岌
全氏召二子謂曰時丁叔世夷狄亂華若何以處之
節泣告曰今天下事十去八九介冑之士惟一死以
報朝廷所不忍者獨有母氏在堂為可念耳全氏曰
食人之食當死人之事忠孝原不能兩全獨不聞王
陵之事乎節對曰兒無效王陵願如徐庶全氏大怒
曰此豈三國時耶若然吾將蹈東海而死耳羞見不
忠不孝之在吾門也節妻亦力勸之節乃募集鄉兵
整飭軍馬為死守計未幾元兵薄襄城圍之數重節

與弟義身先士卒竭力備禦元人持書招降節乃書
一律於紙尾以遺之云

塞塞乃王臣 應知匪顧身 清風高許遠

勁節邁張巡 寧作中原鬼 羞為夷狄人

此心如皎日 端不着微塵

元人見詩愈加憤怒攻城益力時糧盡援絕城中大
窘節入告其母曰今孤城無援破在旦夕兒聞真州
守苗再成揚州守李庭芝皆兵雄將銳足智多謀若
得二路之兵扼於前兒出奇兵躡於後內外交攻腹
背受敵賊兵可破孤城可全矣兒今效死一往吾弟

見大

罵絕諛
奸

暫且守城全氏曰汝智勇足備衆望所屬汝若一出
民心動搖城中且有不測不如令汝弟取援則彼此
兼盡也節曰吾弟年幼安忍履危全民曰此行當仗
公義勿顧私恩事濟吾之願也萬一不諱同死王事
吾亦瞑目矣節堅欲自行義亦奮身欲往其友夏侯
敬亦勸其當遵母命節遂脩書以遺苗李其畧曰
切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大義也今逆胡犯界
天下騷擾賈似道以平章敗績於淮東留夢炎以
宰相遁逃於鄉郡此等匹夫何足與論天下大事
今天下之勢如疋羸垂絕之人兼之心腹患疽雖

荆襄天下根本

何異宗澤籌擒兀朮勝算奇韜

有盧扁難以救藥然與其坐視云亡曷若噲藥以
死其不可為則天命也吾盡吾丹心而已茲者孤
城危於累卵蒙古擁衆百萬布滿郊野固知強弱
異勢難與爭衡但城陷身亡何益於事特令小弟
伏羲冒突重圍敬伸愚悃且乞州四面受敵水陸
兼通伏望指揮虎豹之師率領貔貅之衆救蒼生
於塗炭解國難於呼吸蓋襄城一失則江東必不
可守江東既殆則宗社必為動搖為今之計當以
真州之師戰於前以遏蒙古之去路揚州之師戰
於後以絕蒙古之歸路然後予帥精兵出奇設伏